

一场大雪

米丽宏

过了大雪节令，黄河以北地区，最低气温已至零下。若有雪落下，地面也渐渐能存住了。雪色一涂抹，枯索仲冬便有了新气象。河流山川，万里一色，银装素裹，万山积玉，境界拓开去许多。

隆冬最冷的是积雪吗？最冷，是大北风。它们像一匹匹豹子般毗着利齿、耸动着脊背，自西伯利亚骁勇而来，嘶吼着，奔跑着，旋着，扭着，扑击着……

它们带来了乌云，带来了凛冽，带来了封冻。风停后，空气触手冷脆，好像还带着响儿。树上叶子被掠完，树枝丫杈全冻僵。万木瑟瑟，好像小时候玩“木头人”游戏，一声“木”，不许说话不许动，全“木”住了。

雪就那么开场了，像祖母长长的老故事，慢慢讲下去，讲下去。起初，是雪粒零星，“细沙”簌簌；雪霰撒着撒着，就变作了鹅毛。雪幕被谁“唛”地拉开，魔术师从帽子里抓出一大把一大把碎白花儿，接连不断地扬，扬，扬。一层，两层，几多层？雪花落得么，魔术师自己也数不清咧。

大雪若落在晚间，窗外的世界，便多了神秘。热闹的，分明又是凄清的。又黑又重的大幕前，雪花妖娆起舞。她们舞步轻巧，踮脚掠过，如万千佳丽，水袖抛甩，缠缠绕绕，扑打着一格格亮亮的灯火。唰唰，簌簌，声如粒粒凄美的种子，人心，摇曳出诗意。

这样的夜，美得令人忧伤。

想那远远近近，荒村野水，都被层层雪花覆白了。万里山河，成了美术室里的静物，幽蓝幽蓝，一派端正苍茫。那神色酷似民国那些老派人物，戴着圆圆眼镜的眼里，投射出凛冽又苍茫的目光。

村子和四周的山被冰雪包裹着，像鸡蛋壳里沉睡的雏鸡，永远不醒，真正的千山鸟绝、万径踪灭啊。可是，皑皑白雪，更能挑动人心底里悲愤激昂那根弦儿。天涯孤客，关山飞度，背景挑染一抹雪，气氛顿时卓异。看那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，被一场苍茫大雪一葫芦烧酒，救了性命，夜奔梁山。黑衣男子在雪中飞奔，多少颗心随着他起伏。

正所谓美人迟暮，英雄末路；本该是锦绣人生，却不料惶惶然，出逃在一程风雪之中。浓重的夜色，纷飞雪花，英雄英雄，从此之后，你有什么前途可言？

而《红楼梦》大幕徐降，宝玉披着大红猩猩斗篷，一步一步，亦往深雪茫茫的天地里去了。雪地上的一串脚印，很快会被飞雪覆盖，抹平，像他不曾来过，像这个世界真的只是做了一个梦。那宝玉倒也坦然，像是千里万里回家，回一个真正的家。

雪夜捧读，像捧着一捧渐渐融化的雪花，凉沁沁的，润人。

天不分东西南北苍茫一色，地不分远近高低银装素裹。皑皑白雪里，又有多少文人墨客，顿生那种欲与天地、与历史、与万物生灵对话的强烈冲动；多少英雄豪杰以雪作赋，挥洒出气势恢宏的辞章，咏出惊天动地的绝唱。“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”，纵横千万里，旷达豪迈；“江山不夜月千里，天地无私玉万家”，喻玉而雪，玉润万家，真正的无私天地大胸襟……那一篇篇用雪堆起的妙文，是民族文化的缩影，是历史的丰厚沉淀。

亲和雪、欢娱雪、敬雪、拜雪、感恩雪，不只是那些文人墨客，也根植在所有人的骨子里。因为，雪是温柔和良善，是宏大和包容，是和融大千、涵养生灵的宽厚。

一场大雪覆下来，成为越冬植物厚实松软的棉被。

麦苗、小草正好躲在雪被窝里蒙头冬眠。次年开春，雪被子自行融化，一边融化，一边滋润，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据说，1000克雪水当中，含氮物7.5克，是普通雨水的7.5倍。雪，像白色的落红，不仅如花似玉高颜值，营养也更丰富。

日历上，有一句应景的诗：新的雪花覆盖在旧的雪花上，我将成为一个新的人。是的，大雪，带来新生，也带来希望。让我们一起，看雪野托举住微醺的阳光，领受一段新里程的荡气回肠……

刘大话说书

李国春

先生姓刘，名大化（化名），绰号“刘大话”，湖东老牛集人氏，白云先世居陈家洲。

五十多年前，桐城方家庄老辈人仍旧将隔湖相望的枞阳叫作“湖东”，原来桐枞两县分治后，枞阳县曾叫过几年湖东县，濒临白兔湖一带的老人们叫习惯了，改不了口，喊那些从枞江一带涉水过来补锅铜碗的、修秤的、放鸭苗的，叫作“湖东来的”。

说书人刘大化也是湖东过来的，多年来方家庄的日子大约在新正至春耕前那一段时光。与那班补锅铜碗、修秤放鸭苗的不同，补锅铜碗修秤放鸭苗的衣衫污旧，两手黢黑，而刘先生上身穿洗得发白的中山装，一双前帮起了褶且乌亮的两接头皮鞋，二分头一丝不乱，一身干净挺括；一把胡琴与几本卷边掉壳子的旧书，别在蓝花布包里，一把油纸伞夹在腋下，便是他游历时全部的行头。

话说那一年正月某日，西风残雪，暮色渐渐笼罩，与往年一样，方家庄西头皂荚树下，方小爷绍武先生家早早摆好了高矮长短几十条板凳、竹椅，只等湖东的刘先生到来，继续说他去年未说完的“梁山泊一百单八将”。

左等右等，刘先生迟迟未到，众人闲得无聊，几个老妇便揶揄起刘先生来。只听那张二娘悻悻地说：“这个刘大话！恐怕掉到湖里了吧？”

“回头来了问问那大话，昨晚是不是住在河沿李坂李二姑家，起来迟了。”

方小嫂接过话说，惹得众人一阵哄笑，妇女们你推我一下、我推你一下，趿着半截鞋的二孬被人挤到门坎边，一下子趴在门外泥巴里，又引起一阵哄笑。

方小爷一脸杀气，对着几个妇女说：“别糟践刘先生！刘先生是文曲星后人，是有学问的。搞不好是船晚了哩。”

妇女们互递眼色，转移话题谈家务事去了。

刘先生能说会道，识字的人夸他口吐莲花，而那帮大嫂小媳妇们却损他能将死的扯成活的。刘先生名大化，于是一帮妇女当面虽称他刘先生，背后却依谐音叫他“刘大话”，而真名竟被人忘记了。

方小爷绍武一直尊大化为刘先生，绍武读过三年民国公立小学，不光识字，还会打算盘；刘大话虽没念多少书，但肚子里“古今”装了几稻箩，尤其是记忆力惊人，能说全本《七侠五义》《封神榜》，桐枞交界方圆几十里读书人都敬重他，引以为知己。如果要想刘先生自画一张《说书行迹图》，那图上每一个落脚点便是那些落魄村儒的隐居地。惺惺相惜，那些旧文人与这说书人纷纷结为同好，方小爷方绍武就是刘先生的知交之一。

上一年水田旱地都歉收，先是夏涝，白兔湖水涨了好几丈，衬得方家庄整个下庄都淹在水里；洪水刚退，又遭秋旱，双季稻减产，一日三餐没保障，连蔬菜也吃不上。到了正月，家家节俭，尽管肚子里没油水，但刘大

话的“书”是万万不能少的。

刘大话书里说的尽些些劫富济贫、惩恶扬善以及出相入将、才子佳人的老古今，一开篇悲欢离合而终究落得大团圆，故事主人公如愿以偿，听众也乐得皆大欢喜，故事讲了一年又一年，恒久弥新，百听不厌。老人们乐于年复一年重复地听，正如那煮熟晒干的山芋条，越嚼越有味道；年老的姑婶与年轻的媳妇也乐于年复一年重复地听，好像那书里影影绰绰就有自己前世影子似的。对此，方小爷不止一次地对大伙儿说，甭净听那些公子落难、小姐讨饭的事，刘先生说的书里有正气哩！

方小爷逢人就讲刘大话书里充满忠义节烈之气，他说，刘先生每说到壮烈处，慷慨激昂，檀木板子一拍，桌上油灯跳了起来；说到悲凉处，不停地用衣袖揩眼，喉咙哽咽，口干了，差人往水缸里掬(wǎ)瓢水，润润喉咙缓缓气。听书的情绪跟着情节转换，或悲或愤、一个个长吁短叹地，往往一场书说完了，现场一片沉寂，直到刘大话站起鞠躬，大伙儿才缓过神来。一番话说完，方小爷也嗟叹好一阵子。

旧时乡村风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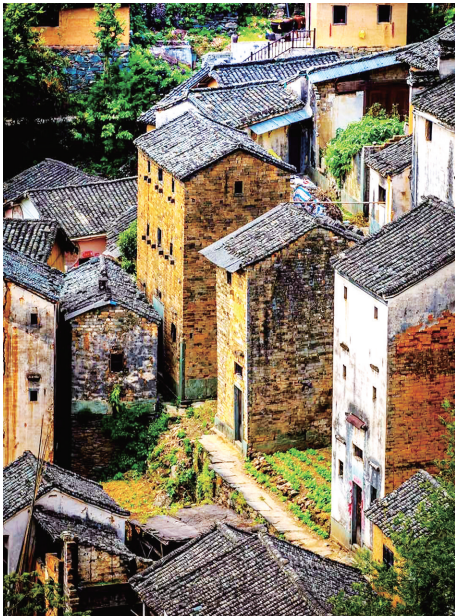
一半靠读书人影响，他们选取四书五经佛典道藏里的信条来教化乡里；另一半则由戏曲与说书艺人来承担，而大话刘先生就是千古以来行走在乡村众多说书人中的一员，多少年唱本不变一脉相承，师徒一代代口传心授，那些半文半白散韵相杂的文词与儒释道经传并行不悖，又同雅驯文学相得益彰。

夜深了，前村的狗叫了一次又一次，方家庄男女老少们最终没等到刘大话。音讯不通，人们纷纷猜测，将奇奇怪怪的情景都安在大话身上，好似他说书里某些曲折离奇的情节。方小爷打断大伙的议论，坚定地说：刘先生不会有事的！过几天就差人去湖东打听。

第二年正月，大队部抽了一班青年学生组成宣传队，自导自演样板戏《红灯记》，自初八开始巡回演出，将各家的门板收来搭台，两盏汽灯照得舞台上下通场亮堂，打破了多年以来乡村的寂静，很是热闹。

新正月没有书听，方小爷便领着一帮妇女儿童赶场子看各处移植的样板戏，皮黄加地方味，乡里灯乡里舞，倒也新鲜，方圆几十里本区的邻区的有戏必到、每场必看。几十场看下来，那些经典唱段方小爷也能跟着演员哼上几段，只是如今这戏文与先前的书词味道大不相同，田间地头，人们还时常想起那大话刘先生。

腊月刚到，湖东的刘先生突然托人带信给方小爷说，从今以后，祖上传下来那织布做衣、木瓦铁匠以及劊(qiāo)猪割牛卵与我们这些说书看相找风水的一起，统统都不准搞了。自湖东开往方家庄的渡船停渡了，前几天绕道去湖东李坂看戏的人回来说，刘大话在戏台上拉胡琴，吭哧吭哧地，神情呆木，少了往年在方家庄说书时那股神气。



挺立 汤青 摄

